



名画之下除了美貌，
还有勇气、智慧、欲望、阴谋、
爱而不得……

[日] 高阶秀尔 著
钱一晶 译

TAKASHINA SHUJI

歴史のなかの女たち一名画に秘
められたその生涯

名画中的 女人



中信出版集团

歴史のなかの女たち—名画に
秘められたその生涯

●

TAKASHINA SHUJI

名画中的 女人

[日] 高阶秀尔 著

钱一晶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画中的女人 / [日] 高阶秀尔著 ; 钱一晶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7.10
(看名画的眼睛)
ISBN 978-7-5086-7568-8

I. ①名… II. ①高… ②钱… III. ①肖像画—绘画
评论—西方国家 IV. ①J2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8835 号

REKISHI NO NAKA NO ONNATACHI: MEIGA NI HIMERARETA SONO SHOGAI

by Shuji Takashina

© 1978, 2008 by Shuji Takashina

Originally published 2008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7

by Moly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名画中的女人

著 者: [日] 高阶秀尔

译 者: 钱一晶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5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 000 册

京权图字: 01-2017-2800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7568-8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第一章

权贵之美

- 003 断头台上凋零的玫瑰 玛丽·安托瓦内特
- 021 加冕典礼上隐藏的忧愁 约瑟芬
- 035 17岁遗孀的肖像画 克里斯蒂娜公主
- 049 女王中的女王 伊丽莎白一世
- 059 改变世界的埃及艳后 克娄巴特拉
- 073 薄命巾幗的故事 狄多
- 083 献给暴君尼禄的美人 波培娅·萨宾娜
- 095 文艺复兴的光与影 卢克雷齐娅·博尔贾
- 109 谦恭素雅的珍珠美人 伊莎贝拉皇后
- 121 名画中惹人怜爱的天使 奥地利的伊丽莎白
- 133 300万法郎的新娘 玛丽·德·美第奇
- 147 被戈雅预言命运的王后 玛丽亚·路易莎
- 157 普拉多博物馆的蓝色眼眸 玛格丽特公主

第二章

忠烈之心

167 奥尔良少女的使命 贞德·达克

179 贞淑美妻的悲剧 卢克蕾蒂娅

191 两次嫁给同一个男人的女人 马西娅

201 灼身烈妇的勇气 鲍西娅



第三章

慈母之爱

211 自由与正义背后的眼泪 布鲁图斯之妻

223 圣母马利亚的悲伤 阿塔兰塔·巴廖尼

第四章

温柔之乡

233 白皮肤的狩猎女神 狄安娜·德·普瓦捷

249 天人姿色的贵妇 加布丽埃勒·德斯特雷

265 美艳流淌的侯爵夫人 蓬帕杜夫人

279 与父亲的“纯白婚姻” 雷卡米耶夫人

293 赌在英雄纳尔逊身上的热情 汉密尔顿夫人



后记一

308

后记二

310

第一章

权贵之美





《手持玫瑰花的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 with the Rose)

维杰·勒布伦，1783年，布面油画，130厘米×87厘米

巴黎凡尔赛宫

断头台上凋零的玫瑰
玛丽·安托瓦内特

Marie Antoinette with the Rose

Vigée Le Brun

1793年10月16日正午过后，路易十六（Louis XVI，1754—1793）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在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特别设置的断头台上结束了38岁的一生。

此时的她早已告别“王后”的身份，死亡报告上写着“奥地利女子，路易·卡佩的寡妇”。而卡佩王朝的后裔路易十六已在同年初被处刑，身份当然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国王，而是孤零零的“路易·卡佩”。

除此之外，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死亡报告中还有一处异例，就是上面既无呈报者的姓名，也没有证人的签字。与婚姻报告不同，死亡报告只能由他人办理，绝不可能经本人之手。奇怪的是，报告中呈报者的住所和姓名栏均为空白。虽说玛丽是在扰攘群众的眼前被处死的，似乎没有提交死亡报告的必要，但手续就是手续，不能免除。而她的死亡报告徒留一纸空文，谁也不愿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名字。

由于连一个提交死亡报告的人也找不到，自然也无人为这位不幸的王后善后，她最终沦落到无亲无故流浪者般的田地，只能由国家（革命政府）办理后事。在留下的两份“善后”文件中，一份是掘墓工人向政府提交的申请书，其中棺材费和埋葬的工钱共计21法郎有余；另一份则是政府“没收”的玛丽私人物品的公开拍卖记录。由于拍卖定在许久之后才

举行，其间大部分物件都遭窃散失。据说正经通过拍卖变为政府“收入”的，只有玛丽生前直到最后仍在使用的摩洛哥皮餐盘和收在鹿皮容器中的小型肖像画，合计十余法郎。曾几何时，玛丽大手大脚的开支令凡尔赛的宫廷财务官下巴脱臼，仅一只手环就豪气万分地挥金25万法郎。在面对奥地利母后的责备时，这位天真的王后也只是回敬一句：“此等琐事何须多言。”如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她最后的“全部财产”竟还不足支付掘墓人的工钱。

想来，即便在众多被坎坷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法国王室成员中，有着像玛丽·安托瓦内特这般风云骤变戏剧命运的，恐怕也寻不出第二人。

在生命的最后一日，被带去刑场的玛丽身上只穿着一件粗陋的白棉长衣，头戴一顶形似睡帽的帽子。她反手被捆，向后坐在敞篷马车的长凳上，马车由一匹白马拉着。沿途围观的群众纷纷高呼“共和国万岁”，潮水般的辱骂声淹没了缩在马车里的“奥地利女人”。

23年前，当15岁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初次踏足法国国土时，同样端坐在马车上，而沿途也挤满了观看的人群。只是当时明艳动人的她不仅身着华服美饰，浩浩荡荡的车队更是由376匹骏马和57驾马车组成，英武非凡。熙攘的人群则众口高呼“法国万岁”“王储妃万岁”。从玛丽的出生地维也纳到法

国，一天要路过三到四个驿站，每经过一个驿站就要再度更换376匹骏马，为此从整个欧洲征用了数万匹宝马，队伍前后由50骑护卫卫骑兵和数百名徒步随从护驾。甚至连身份最卑微的随从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只有体态健朗、眉目堂堂者才能有幸被选中。现法国国立古文书馆保存着当时的审查记录，凡选拔不合格之人都写着“仪表不佳”“举止粗暴”等评价。

在那个时代，此般华丽讲究的旅行也堪称前无古人。当然，排场如此声势浩大也不是没有理由的。要知道，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和法国的波旁是当时欧洲势力最强的两大家族，联姻才是这次豪华旅行的目的。所以，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法国王储结婚乃顺理成章的政治婚姻。为进一步改变两国长期敌对且不稳定的关系，自然需要更强有力的纽带。为此，王室也绞尽脑汁地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手段，诸如维也纳宫廷第二度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挑选王后、让奥地利大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再婚等。最终，决定让哈布斯堡年轻的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与法国王储（后路易十六）成亲。

至少在初期，这名尚为少女的公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凭借她的美貌与魅力，在初次踏足法国时就征服了众人。史无前例的车马队伍营造的奢华效果自然也功不可没，大大提升了人气。而远离故土的玛丽也深知自己在异国他乡有着必须肩负的使命，勇敢不懈地努力着。



《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Archduchess Marie Antoinette of Austria*)
约瑟夫·迪克勒, 1769年, 蜡封笔和羊皮纸, 50厘米×65厘米
巴黎卢浮宫

当车队途经边境城市斯特拉斯堡时，前来迎接的代表为了取悦远道而来的贵客，开始用德语请安。这时，玛丽·安托瓦内特立刻予以阻止，并和颜悦色地说道：“请不必说德语，今日起我只想听到法语。”

仅此一句，就足以让淳朴的民众狂热不已。从斯特拉斯堡一直到国王和王储候宾的贡比涅，沿途都挤满了欢迎的群众。

1770年5月16日，王储路易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凡尔赛宫内的礼拜堂举行了豪华的婚礼。宫廷的喜宴持续了一整周，而就在最后一日，一次突发事件让年轻的王储妃心情蒙上了阴霾。就在庆祝宴会的最后一天，举行了大规模的烟花表演。格外绚烂的巨大烟花蹿上夜空相继绽放，而围挤在路易十五广场上的人群却出现了骚动。起因为何不得而知，不过骚乱一旦冒头，就迅速加剧了暗夜中的不安。不明情况的人群立即陷入恐慌之中，四处逃散。人们彼此相撞，不断跌倒，地上的人更不幸遭到慌不择路的人群的踩踏。

次日，当情况终于明朗时，死亡人数已达132人，伤者的数目更是成倍增长。据说听闻此消息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不禁跑进自己的房间，独自放声大哭。尽管她并不是特别迷信，但也认为这次不幸的事故似乎给她的未来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尽管玛丽被定为下一任王后，在宫廷中的地位无比稳固，但

也绝非一帆风顺。毕竟，要在宫廷各党派间复杂的利害关系和阴谋的漩涡中生存，这位少女实在是太过天真无邪又无所防备了。

当时，在路易十五的宫廷中，有号人物任谁也不能轻蔑，并且也不畏惧任何人，那就是迪巴里伯爵夫人（du Barry，1743—1793）。迪巴里夫人本非贵族出身，并曾是臭名昭著的“王宫广场之友”（街头娼妓）中的一人。放荡的迪巴里伯爵先是对她青眼有加，往后又逐渐厌倦。经迪巴里伯爵牵线，她成了蓬帕杜侯爵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的“继任者”，被送到路易十五身边。情理上，要成为国王的情妇，“王宫妓女”的身份实在有失体统。于是，迪巴里伯爵让自己住在外地的弟弟同她举行了一场形式婚礼。根据之后的记录，这个人称“地道娼妓”的女人成为了迪巴里夫人，开始在宫廷中凝聚势力。

顺带一提，“王宫广场”在当时的巴黎可谓卖淫场所的代表，在色情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甚至还发行过《王宫广场妓女报价一览及姓名住址》这样的介绍刊物，名气可见一斑。不过，据说这本介绍册并不受当事人的待见，于是乎就以拥有该地区“会长”头衔的女性之名，制作了《王宫广场良家女真实报价一览》。这本刊物至今尚存，可以说不乏研究价值。之后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卷入的那起史上著名的项链事件中，这位“良家女”也参与其中。



《迪巴里夫人肖像》(*Portrait of Madame du Barry*)

维杰·勒布伦，1781年，木板油画，70厘米×51厘米

费城艺术博物馆

暂且不谈这些，迪巴里夫人的出身始终是个谜。不过，据说迪巴里夫人的魅力势不可当。作为历史留名的美人，现今伦敦的杜莎夫人蜡像馆里还陈列着她的蜡像，衣衫松散的睡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者眼前。路易十五立刻拜倒在迪巴里夫人的石榴裙下。对此，名相舒瓦瑟尔不由得心生忧虑。享有至高权威的国王居然对一个“王宫妓女”言听计从，绝对不能坐视不管，于是想尽办法阻止专横的迪巴里夫人。然而，在宫廷中却找不出一个女人有势力能与之抗衡。硬要说的话，就只剩下王后了，可路易十五的王后玛丽亚·莱什琴斯卡（Maria Leszczyńska，1703—1768）于1768年去世。舒瓦瑟尔只能转而将希望寄托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位新太子妃身上。15岁的玛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背负起与宫廷第一势力敌对的命运。

精明的迪巴里夫人自然深知自己的处境，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攻击，并成功使舒瓦瑟尔被贬职。但不管再怎么得宠，也无法赶走王储妃。因此迪巴里夫人对玛丽·安托瓦内特极尽中伤诽谤之能事，开始暗地传播流言。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774年路易十五去世，迪巴里夫人的势力才随之垮台。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敌人可不只有迪巴里夫人一人。王储还有两个弟弟，大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后路易十八，Louis Stanislas Xavier，1755—1824）亦视其为眼中钉。后成为路易十六的王储原本性格懦弱，是个不愿得罪人的胆小鬼。据说

比起国政，他对工匠活更感兴趣，而普罗旺斯伯爵则是个雄心勃勃的野心家，他认为只要没有哥哥，自己便能成为国王，并自信比兄长更具备治国之才，所以将兄长视为绊脚石。换言之，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连带受到敌视，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遭人憎恶。

迪巴里夫人离开宫廷后，普罗旺斯伯爵接下了诽谤中伤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接力棒。他借出入来往的御用诗人之口，在街头巷尾传唱讽刺王后放荡行为的诗歌，并散播流言。例如在1778年，当玛丽·安托瓦内特结婚八年后产下公主时，据说普罗旺斯伯爵到处散布公主的父亲并非路易十六的恶意谣言。

只要人们或多或少地相信这个诽谤，结果就会相当恶劣。对婚后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没有子嗣是最大的烦恼。王储妃，进而身为王后的地位，在宫廷妇人中自然至高无上，但要是没有子嗣，这可就说不准了，因为没有诞下子嗣的王后不知何时就会被赶下台。不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在于路易十六。他不幸天生就是难育体质。原本通过简单的手术就能治愈，可胆小的路易十六在婚后七年、在位三年间，始终拒绝接受手术。虽然当时关于国王“患疾”和手术的记载也有很多，但详情现已无法追根知底。